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斯洛伐克社会周报】

2018年斯洛伐克社会发展概况：斯洛伐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IAS, Bratislava  
(2018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2018 年斯洛伐克社会发展概况：斯洛伐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布拉迪斯拉发亚洲研究所

很少会有人质疑 2018 年在斯洛伐克是一个非常多事的年份。在斯洛伐克历史上，以“8”结尾的年代往往带来了国家方向的里程碑式的变化。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可以称为自己的国家。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68 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导致了自由化运动突然结束，称为“布拉格之春”，此后，该国的命运被锁定了 20 多年。2018 年是这些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揭示了关于现代斯洛伐克的重要真相。然而，斯洛伐克本身也变得更重要。2018 年，独立的斯洛伐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表明大部分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表现出巨大的不满。与此同时，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歧达到了新的高度，触及了该国文明归属的问题。

## 一 “为了公正的斯洛伐克” 的希望

2018 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无疑是 2 月调查记者伊恩·库奇亚克（Ján Kuciak）及其未婚妻斯坦尼斯拉瓦·库什妮罗瓦（Stanislava Kušnírová）被谋杀。在斯洛伐克的历史上，以前没有任何记者因为他的工作而被杀，杀害记者被视为只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事情（虽然我们遗憾地知道，现在也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因此，该行为本身已经动摇了整个斯洛伐克社会。

更重要的是库奇亚克所调查工作的内容。就在他被谋杀之前，他一直致力于调查意大利黑手党在斯洛伐克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斯洛伐克前总理罗伯特·菲乔（Robert

Fico) 关系密切的人的联系。虽然该记者的被谋杀不太可能与政府有直接的联系，但谋杀激起了对政府的不满，这是由于人们对罗伯特·菲乔自 2006 年担任总理以来社会的腐败、不完善的法治以及该国政党所统治的国家的普遍状况表示愤怒。“为了公正的斯洛伐克”运动诞生了，在全国各地组织了许多示威活动。示威活动的规模甚至超过了 1989 年民主革命的示威。最后，菲乔总理和内政部长被迫辞职。虽然后来“为了公正的斯洛伐克”运动失去了势头，其支持者的团结受到了动摇，但地方选举由该运动支持的独立候选人的成功当选突显了“为了公正的斯洛伐克”运动持久的影响力。

## 二 两极分化升级

这种公民行动的爆发带来了对斯洛伐克公民社会健康状态的乐观看法。抗议活动成功召集了许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团结起来，希望改变现状。然而，2018 年其他事态的发展则表明斯洛伐克在关键问题上的两极分化。

斯洛伐克社会日益分化的一个标志是围绕《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激烈辩论，该辩论在 2018 年年初席卷了斯洛伐克。《伊斯坦布尔公约》于 2011 年在伊斯坦布尔以全称为《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的形式得到欧洲委员会的通过，旨在“设计一个全面的框架、政策和措施，以保护和援助所有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有助于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男女之间的实质性平等”。

虽然《伊斯坦布尔公约》本身没有争议，但它引起了很多争议。批评者，其中还有斯洛伐克天主教会被“性别”的定义不满，在《伊斯坦布尔公约》中，“性别”被定义的“社会建构”，并提到该概念需要引入教材。许多人一直认为，这样的定义忽视了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并

试图将他们“偷偷”地引入法律而使斯洛伐克成为“穿着羊皮的狼”。该公约被其批评者视为传播“性别意识形态”的文件，这与斯洛伐克流行的传统基督教道德有关。自由派人士抨击保守派的“落后”观点，导致公众辩论两极分化。最后，政府拒绝批准该公约，在伊恩·库奇亚克被谋杀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已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另一份国际文件也已成为国内政策和社会问题。2018年12月在马拉喀什签署了由联合国牵头的全球移民协定。斯洛伐克政府拒绝参加，理由是它反对其中的一些主张。在此之前，斯洛伐克社会进行了积极的辩论。虽然欧洲的移民危机已经消退，并且从未真正地、直接影响到斯洛伐克，但它仍然成为该国的头号问题。正如《伊斯坦布尔公约》一样，马拉喀什协议成为决定在境外的斯洛伐克人命运的象征。大部分人都担心斯洛伐克将被移民侵占，欧盟通过拟议的配额强迫他们接收。斯洛伐克政府与其他维谢格拉德国家一道，在这个问题上成为欧洲主要的反对的声音。虽然配额提案最终被废除，但斯洛伐克对处理移民问题的所有多边努力都持消极态度。

对大部分斯洛伐克人而言，难民，尤其是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的难民，对斯洛伐克人及其生活方式构成了“生存威胁”。政客们利用难民危机作为推进其民粹主义计划的机会，并大大加剧了人们心中普遍的恐惧，尽管大多数斯洛伐克人从未见过或在他们生活中遇到过任何难民。

斯洛伐克的人口趋势表明未来其可能需要依赖移民，这一事实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事实上，虽然许多人由于不同的文化为他们反对移民作辩护，但来自文化相近的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移民越来越多，但他们在斯洛伐克不是很受欢迎。同样，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界线也已显露出来。

### 三 归属问题

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议引出斯洛伐克人的文明归属问题。外交部部长米罗斯拉夫·拉伊齐亚克 (Miroslav Lajčák) 威胁说如签署《全球移民公约》，他将辞职，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大多数斯洛伐克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俄罗斯）之间的桥梁，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并非完全属于这两者。虽然 10 多年前斯洛伐克已成为欧盟和北约所定义的西方的一部分，但对许多人来说，西方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例如，尽管斯洛伐克出现在谈判桌上，但关于“移民”等问题的决定，斯洛伐克认为它是“被迫接收移民”。

那么，问题出现了。斯洛伐克应不应该走波兰和匈牙利所试验的“非自由民主”之路，以替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和（主要是想象中的）“布鲁塞尔官僚机构”。领导联盟第二强的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领导人安德烈·丹科尤其偏向波兰和匈牙利的现任政府以及俄罗斯的当前政府。与此同时，“被废”的总理菲乔被怀疑与匈牙利裔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策划政变”反对其政府的阴谋有牵连。虽然斯洛伐克政府保持了整体亲西方和亲欧盟的政策，但那些怀疑或反对这一政策方向的人的观点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支持。

### 四 结论

总体而言，2018 年对斯洛伐克来说是一个特别动荡的一年。公共空间一直被激烈争论的话题所占据，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取代了另一个。2018 年是否将成为斯洛伐克历史上以“8”结尾的标志性年份还有待观察。与往常一样，最重要的因素将是社会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斯洛伐克绝不会与外部发展隔离开来，这里出现的许多趋势可以在邻国甚至整个欧洲（甚至全球范

围内) 都可以看到, 斯洛伐克不是个案。在斯洛伐克, 无论积极的或消极的趋势在社会上如何盛行, 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形势 (以及欧洲即将出现另一场危机的威胁) 都将最终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 IAS, Bratislava; 翻译: 李丹琳; 校对和审核:  
陈新